





回首



种地瓜



串落叶



诗语



流水

地瓜是插杆种的,而这秧杆的来源,大多自己培植,有的则向他人求取。

多年耕种的村民熟知秧杆的脾气,于是先用锄头在田间来回推翻,稀松土质,随手反复勾拉,田垄渐次耷开。之后,挖穴、栽秧杆、培土、浇水。浇水的次数随着时间的间隔越来越少,任它自取雨露。

在老家,村民基本上是到市场去买肥料,但仍有沿用草木灰施肥的做法。一年要施一两次肥,这样地瓜才会长得大,叶子也会茂盛。

每到收成的季节,村民便开始忙碌了起来,用锄头挑着装有编织袋的簸箕或箩筐,奔田里去。有时刚好周末,我也会陪同母亲收拾一下地瓜,打打下手。远远望去,青绿的地瓜叶一道道铺开,覆在隆起的田垄上,温暖了地瓜成长的梦。

沿着田间的沟槽上行走,顺势牵拉,像飓风在覆布中窜动一样掀开垄上的地瓜叶,叶连着藤上扬,泥土在黄褐色浑然呈现的一刻完成集结。

在田埂边的第一道垄上动土,锄头的白刃从垄的肋间进入,一提,地瓜如同阳光下的胜利者,仰面朝天,自由地呼吸着新翻的泥土的气息。

劳动了大半个上午,地瓜静静地躺在泥土之上,参差不齐,有大有小,等待着被盛装。我经常是拿着编织袋跟在母亲后面,帮忙收拾这些地瓜。尽量把黏在地瓜上的泥土弄掉,再装进袋子里面。大部分地瓜被收下,还有些个头极小挂在地瓜藤上或被弃置在田里。而被归拢一起的藤叶,一般是被挑回家去喂兔子,或者煮熟和着淘米水养猪养鸡鸭。

收回的地瓜被分开处理,小块的主要用于蒸、煮、烤,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吃地瓜过来的。大块的或堆叠成小山,取用煮食,或者拿去卖,换点钱买油盐;或在淘洗之后,去皮、切片或切块,风干日晒,等到百斤地瓜萎缩成三十斤左右的干货后,便贮藏起来;或作坊搅碎成泥,再制成地瓜粉,稍一提起,制作地瓜粉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。

村里有人整了一台机器专门碾地瓜。提前把地瓜洗干净,再打个电话,师傅载来了机器,把洗干净的地瓜陆续倒入机器搅成地瓜渣,地瓜经过碾粉机碾成粉糟,碾得越细越好。然后,经常是我跟父母三人把地瓜渣放入一个大桶往里倒入水,再用一个滤网过滤。

掉渣子过粉,一人泡粉,两人过粉。碾成的粉糟用过滤布两次过滤成粉末。已过滤的水反复几次倒入地瓜渣里面再次过滤,这样的地瓜粉才会变得更白。经过三次过滤后的薯粉晾干后是家离家畜的食料。已过滤剩下的水溶液搁置白色桶里一个晚上,让地瓜粉沉淀下来。第二天将桶里的水倒掉,你就可以看到地瓜粉就沉淀在底部,把地瓜粉挖起来放在布上晒,晒干后就是平常咱们用来使用的地瓜粉。

这地瓜粉是绝好的食材,勾芡、煎海蛎都妙不可言。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,它在母亲手中变成多少样式,想来做地瓜粉团是她最得意的。每当我回家时,她总会嚷着要我做我爱吃的地瓜粉团呢。劳作和休憩交替,收获在累并快乐中延续。

这地瓜伴我一路走来,散发着母亲的味道,如清风徐来,吹绿田间里的地瓜叶,拂开淡紫色的地瓜花,在我的胃里涌着一股温暖,向四周蔓延。

暮色中,冷风悄然侵袭了我的衣领,将我带回了那个遥远而温馨的童年。

那时候,农村的生活简单而纯朴。生活虽有艰辛之处,可每一个角落亦充满了乐趣。家里煮饭用的是柴火灶,每当夕阳西下时,炊烟袅袅升起,那是生活的旋律。为了这生活的烟火,我们这些孩子也要出份力,于是,串树叶当作柴火烧,就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独特的一部分。

闽南冬天,是树叶飘落的狂欢舞季。常常是在放学后,我们一群小伙伴迫不及待地冲向村边的树林或公路两旁。每人都装备齐全,手中紧紧握着一根铁丝棒,粗粗的,握在手里很有质感。铁丝的一端在石头上磨得尖尖的,这可是精心准备的“穿叶神器”。肩膀上背着竹筐,那竹筐像是一个装满希望的小天地。

一到目的地,地上的树叶像是被打翻的颜料盒里的色彩,有金黄的龙眼树叶,厚实得如同大自然馈赠的小盾牌;还有浅棕的桑叶,轻盈柔软得如轻舞的蝴蝶,还有许多叶片较宽大的叫不出名的树叶,大家就像觅食的小兽看到了猎物般兴奋起来,急迫地开始串树叶。

我先把铁丝的一端紧紧握住,就像战士握住自己的武器剑柄一样。然后,将另一端对着地上的树叶。我低下脑袋,眼睛快速扫视着周围的树叶,选中一片龙眼树叶后,右手稳稳地拿起铁丝棒,将铁丝尖对准叶片中部猛地戳去。龙眼树叶有些粗硬,需要稍微用点力,就像一个小小的挑战,铁丝穿过时发出轻微“嗤”的一声,像是树叶在和我们打招呼。而桑叶就容易得多,铁丝棒轻轻一击就穿过了,仿佛它主动钻进去的。

有时候,穿久了铁丝棒会软哦,左右晃动,但我不气馁,微微调整着角度,终于铁丝穿过了叶片。接着,我迅速将铁丝拉起来,让叶片紧紧地升到铁丝上头。

我的手上下舞动着,铁丝棒在树叶间快速穿梭,沙沙作响。这声音就像是秋天的私语,又像是我们童年欢乐的歌唱。小伙伴们也不甘示弱,纷纷开始了自己的串叶之旅。旁边的阿明,眼神紧紧盯着树叶,双手配合极为默契,铁丝在他手中如同灵动的小蛇,快速地在树叶中穿梭。而红儿,她虽然年纪小,但动作也很麻利,串起树叶来一气呵成。

“我们来比赛谁穿得快,串得多吧!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声。“开始!”一声令下,我们像是上了发条的小木偶,飞速地串起树叶。于是,一场激烈的比赛拉开了帷幕。大家都加快了速度,铁丝穿梭的沙沙声变得急促起来。我更加专注了,

冬日的清晨,我在一阵清脆的鸟鸣中醒来。走出家门,微风拂面,空气清新,浑身无比舒畅。

住在老家的日子,每天起床后我都会到几十米外的石草塘散步。一踏出大堤,抬眼就能望见。石草塘建于1956年,原来是蓄水灌溉庄稼的小水塘,后来随着堤岸加高加固,水塘的面积不断扩大,蓄水量增加了,一年四季可见碧波荡漾,清水映天,水塘成了一处美景。再后来,一些乡亲在它的周边建了房子。

关于水塘的名字,村里的老人说,原来这个地方是几垄大水田,长着许多席草,这种席草晒干了能编草席,“席草”与“石草”的闽南话近音,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大家都把这个水塘叫成了“石草塘”。

石草塘水面约两千平方米,站在岸上往里看,周边茂密的山林在水面投下翠绿的影子,水也被染成翠绿色,浓淡深浅不一。波光轻漾,近处几座屋舍的倒影清晰可辨。岸边的水域较浅,虽是冬日,依然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水草,泛着点点绿意,三四只白鹭悠闲地徜徉其间。细长的腿托起雪白的身躯,它们有时把铁色的长喙伸向水里搜寻,有时侧着脑袋凝视身边轻舞的水草,有时抬头望向岸上人家。

我怀揣好奇,沿着西边的堤岸悄悄地走向它们,在相距一二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它们似乎也注意到我的走近,伸直脖子,抬起白色的脑袋望着我。我怕惊扰了它们,不敢走得太近,从口袋里掏出手机,打算拍几张照片。它们忽然拍着翅膀疾飞向天空,两侧伸展开来的羽翼比它们的身躯还长,腾空的时候奋力地上下拍打,柔韧的双翅划出白色弧线。从高处往下飞时则停止拍打,伸直双翅缓缓地向下滑行。快接近水面时忽又拍打翅膀往上升,然后又绕着石草塘四周或腾飞或滑行。几只白鹭间隔不远,它们列着队在空中进行飞行表演。我仰望着它们优美的身姿,心底不由得喝彩。过了一会儿它们又落在北岸水草之中,依旧是一副悠闲的样子,石草塘似乎已成了它们的领地。

此时天色更亮,朝阳的光落在红砖墙上异常醒目,周边的几座房子传来鸡鸣欢叫声。乡亲们或走出家门到田间采摘新鲜蔬菜,或已经吃过早饭准备出门去做事,乡间公路上闪过匆匆而去的摩托车。

连接着石草塘的北岸是一片田野,种着番薯、蔬菜,每天都有乡亲在田野里忙碌着。每次回老家,我都喜欢沿着石草塘的岸边走向田埂,呼吸着从泥土间飘来的气息。

据说白鹭是“大气和水质状况的监测鸟”,享有“环保鸟”的美誉,白天喜欢在浅水域觅食,夜晚则成群栖息在密林中的高大树木上。石草塘有三面是山,山上树木葱茏,有高大的松树、木荷、杉树等,就算是冬天仍然郁郁葱葱,或许这片山林正是它们栖息的好场所,它们才肯在这里安家落户。

我不知道白鹭什么时候在这里生活,问过附近的乡亲们,大家也说不清它们什么时候来这里的。其实不止白鹭,还有其他鸟儿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村子里,林间小道还常常见到松鼠闪过的身影。这片水塘,这个村庄,已经成为动物们快乐的家园。



天伦



母亲的缝纫机



回首



乡情



山中日月

每当要修改衣服时,我总会想起母亲那台缝纫机,它在我记忆的长河中,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那台缝纫机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,外公给她的嫁妆,在那物资源匮乏的年代里,一台凤凰牌缝纫机在左邻右舍眼里已是豪华的奢侈品。面对邻居们的啧啧称赞,母亲可骄傲了!

母亲对这台缝纫机如视珍宝,不管家搬到哪里母亲都会将它携带身边,这台缝纫机见证了母亲无数个日夜的辛劳。记忆里母亲忙完农活后,就会坐在缝纫机前将家人的衣服缝缝补补,邻居叔叔大婶们来求母亲缝补制衣服时,热肠的母亲从不推辞,经常夜已深了,她还在煤油灯下“哒哒……”地补制衣服,她手中的布料在针头下轻快地穿梭,仿佛正在演绎一场奇妙而醉人的舞蹈。

南山“日月”总是让人如此感叹与流连。

曲曲折折的石阶小径,将人们的脚步引向一个石墙黛瓦古民居林立的山顶寨子上,这是茶乡西坪群山中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古寨——日寨,山寨上石头古厝一座连着一座,是一座因茶而兴起的美丽村寨。

日寨,南山“最早沐浴阳光的地方”。借着每天迎着最早的太阳光芒,因而有了“日寨”之称。然而,给予日寨光芒的还是那片神奇的茶叶,古老的日寨,见证了山村茶乡一个多世纪的繁华与梦想。

沿着楼房之间的石板小道搜寻旧时的光阴,一座座老态龙钟的石头楼房,坚强地挽住逝去的时光,往日的辉煌早已斑驳成浸润着茶渍的沧桑容颜。

一座古朴的三进石头楼房挺拔在寨子中间,这就是“日昇居”。这是日寨最显眼的

古大厝。高大的门楣上“日昇居”三个大字古朴苍劲。门窗上栩栩如生的雕绘,厅堂高悬的金字牌匾和厅柱上镌刻的楹联,尽显大户人家的非凡气势。一切都在向来人诉说它的主人曾经的传奇往事:鸦片战争前,茶商王择臣及其子王永林跨海赴台,在鹿港创办茶行。后来,王永林叶落归根,携四担白银,辗转返乡,建了日昇居和茶场……如今,茶行的金字招牌,仍在闽台等地的街道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
在南山,与“日寨”遥相呼应的是“月寨”。

“月寨”,一念它的名字,一帘唯美的月色与古厝营造出静谧而安宁的意境。高高低低色泽参差的石头楼房,错落有致屹立在山顶,远望如壮丽的西藏布达拉宫。沿着迤邐而上的石阶,穿过古寨高大的寨门,一条两米多宽的青石板小道将两旁相

向的楼房串连起来,形成一轮稍弯的月亮,别在高高的山顶。倘若自高空俯瞰,两行高低错落的黛瓦,像两抹淡淡的眉,如斜月轻轻贴在小山尖。“月寨”的由来,别具景致。古寨很安静,安静得让人恍惚走入一段久远的时光。有几个在泡茶老者,热情招呼“吃茶”。

随意走进一座古厝,扑面而来的是淡淡的茶香,呈现在你眼前的都是时光走过的痕迹,精雕细刻的门窗,栩栩如生的廊墙雕绘,仿佛在讲述一场场繁华茶事。

馨乐楼,三层高的身躯在月寨尤为挺拔。


月寨人以种茶制茶卖茶为生,逐渐富裕起来,月寨成为小有名气的茶庄园。一天,土匪覬觎月寨财富,偷偷来袭,寨中茶叶被抢,王孝梅家损失尤重,于是,他决定修建一座坚固大楼,保护家人及月寨居民

的安全。馨乐楼建成后,王孝梅收购各家各户制作的茶叶,在楼里加工,然后销往海内外。在馨乐楼里仍珍藏着一面古匾,那是1900年楼主王孝梅在泰国的茶行开张,好友张清的贺匾。


如今,月寨已是一片安宁,安静得听得到时光流逝的声音。

一座楼的屹立,就是一个茶叶传奇的崛起;一座楼的背影,就是一则茶人开基创业艰辛而动人的故事;一砖一石,都镌刻着一段段铁观音茶发展的传奇历史。


日月永恒,茶香不息,日寨月寨这两颗茶海明珠中的“双璧”,各表一段令人赞叹的茶叶传奇。宁静而美丽的山村,古老的茶之原乡,还有多少古寨高樓,收藏着久远的茶人茶事,等待人们从历史的烟尘里拎出,在一泡茶的光阴中,被“啾啾”地啜饮,再慢慢吐出一口荡气回肠的豪气。



每日佳句



众生



过冬

好客非明,能客能不客之谓明;必胜非勇,能胜不能胜之谓勇。

喜心看欲雪,佳句续围炉。

——宋·彭汝砺《和庭佐弟韵》

夜归不到应闲事,热饮三杯即是家。

——唐·白居易《冬日平泉路晚归》

果果冬日光,明暖真可爱。

——唐·白居易《自在》

爱日烘晴书,轻寒护晓霜。

——宋·陈克《南歌子》